

乡村宗教文化地方性解释的困境^{*}

——唐汪道教田野调查

韩中义 唐 智 马 翔 唐淑娴

提 要：唐汪的道教信仰是以民间化方式表现出来的，且十分注重仪式性信仰、自然敬畏，尤其重视敬奉祖先。如果对庙堂做细部的观察就会发现祖先牌位旁还供奉着武将、道教神祇、佛教菩萨等。这些供奉物已远远超出了祖先敬奉的范围，具有了多元化与复杂化的表征。这一方面反映了祖先崇拜的信仰旨归，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各种信仰之间划定界限是十分模糊的。也正是有了这种模糊，此地的道教信仰面临着挑战。

韩中义（撒拉族），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智（东乡族）、马翔（回族），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唐淑娴（东乡族），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主题词：宗教文化 解释 唐汪 道教

本文不准备探讨文本中记述的道教问题，而是从田野的角度探寻乡土道教信仰的仪轨，进而来展示原始性的精神信仰皈依，以及其遭遇的地方性解释，并从活态的角度认识乡村道教面临的困境。由此我们选取了多种宗教杂存、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唐汪作为田野考察点。

唐汪镇，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因其位于洮河下游谷地，故称“唐汪川”。其东西长约 10 公里，南北宽约 5 公里，总面积为 46 平方公里。唐汪以照壁山为界，分

为上川和下川。唐汪行政上设为镇，管辖有唐家、胡浪、汪家、上城门、下城门、白嘴、塔石沟、照壁山、河沿、舀水、张家、马巷等 12 个行政村、69 个社。全镇共有 2349 户，13768 人。其中东乡族 177 户、1898 人，回族 1097 户、5520 人，汉族 1075 户、6305 人。主要姓氏有：唐、汪、张、赵、马等，其中唐姓和汪姓是大姓，约占总人口的 70%。这里的主要宗教有：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

唐汪镇道教^①基本情况一览表

名称	地址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户数	人数	派别
杨赵庙	杨赵家村	400	96	90	450	正一派
二郎庙	塔石沟村	368	84	200	1353	全真教
唐氏老庄	照壁山村	1995	980	265	1260	全真教
关帝庙	张家村	1199	192	200	1000	汉地（当地的说法）

道教何时传入唐汪的，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这里所传的道教派别主要是全真派和正一派，说明唐汪的道教和周边的道教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和全真教关系密切。目前，唐汪共有道教活动场所 4 座，信仰的人数约 4063 人。每个村子还有类似活动点的宗教场所，具体数目不详。从统计数字来看，唐汪信仰道教者（包括先祖崇拜），真正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平时大约在 10% 左右，

重要节日人数要多一些。唐汪的道教信仰主要是从先辈继承而来，正如唐国宗老先生说：“我信仰道教，我母亲就信仰道教。娃娃（儿女）们什么都不信。我念的经有《道德经》，早上晚上都要烧香念《清静经》。早、晚、天地水、北斗、雷就是小五部经。早课，晚课，《三官经》、《雷祖经》、《北斗经》。”^②

这里的道教信仰和我国其他地方有相似之

处,杂糅有民间信仰的成分,如建有关帝庙、龙王庙等。这些具有民间信仰特色的庙宇中供奉着各种神祇,如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四御、诸星辰之神、三官大帝即天、地、水“三官”、玉皇大帝、文昌帝君等。由此也反映了道教的多神信仰特质,并沿袭了中国古代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祖先亡灵敬仰的习俗,构成了一个包括天神、地祇和人鬼等在内的复杂的神灵信仰系统。唐汪的道教信仰民间化特色十分明显,其更加注重仪式性信仰、自然敬畏、祖先敬奉,尤其是对祖先的崇敬放置于特殊位置。这些祖先可能是血缘层面设定的直系先祖,也可能是文化层面上认同的祖先。前者先祖敬奉的典型代表就是唐氏老庄,也称为唐氏宗祠,或老太太庙;后者为关帝庙。唐氏宗祠成为维系唐氏庞大姓氏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精神庙堂,这一敬奉更多是通过庙堂的形式来联接记忆同宗同族血脉延续和表达情感的纽带。每次的祭奠活动将散落的记忆重新凝结起来,化作香案上的烟缕,送达至祖先圣像面前,告诉他们尽管岁月流年,但子嗣的香火从未间断。磬声铮铮,余音绕梁;诵经声声,供果满案。这种精神场景自始至终地表达着血缘情怀透露的记忆信号,以及农耕民族子孙相延不断的美好期盼。

如果对庙堂做细部的观察就会发现祖先牌位旁边还供奉着武将、道教神祇、佛教菩萨等。这些供奉物已经远远超出了祖先敬奉的范畴,表现出了多元化与复杂化的表征,也说明了道教民间信仰不是简单的单一宗教成分,而是复合多元宗教和多重信仰的集合体。这一方面反映了祖先崇拜的信仰旨归,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各种信仰之间划定界限是十分模糊的,于是出现了多种信仰并存而不相互排斥的现象,由此进一步反映了民间信仰的不明确性。正如我们在唐汪做田野时,为我们做向导兼任讲解员、信仰道教的78岁唐国宗老先生说:“我们(我们)见庙就拜哩,见佛爷磕哩,见老祖宗(唐氏宗祠)要上香拜哩。”^③他到唐氏宗祠后,点就了香,口中说:“老祖宗,看你来了。”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到道教神祇、佛教菩萨前磕头。这些行为仪式在信仰一宗教教徒中是很难见到的,而多重信仰的现象使得祖先敬奉更加具有了多宗教叠加的形态。因此从外在形式上去考察,特定的宗教场所呈现出具体信仰象征的载体,如唐氏宗祠,在外层结构上它是所有唐姓氏族的宗祠,无论信仰什么宗教还是属于什么民族,只要是同宗者皆可敬奉,但其内

部结构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唐氏宗祠成为认可共同的祖先敬奉之地,而且也成为一种宗教活动场所。其功能发生了深层次的嬗变,由此也使得信仰独一真主、但同为唐氏的穆斯林则无法去朝拜先祖宗祠。但对共同先祖仍然是认可的,就如回族唐国玺^④老先生访谈中所说:

我们小的时候,(唐汪)照壁山有我们的唐氏宗祠“老太太庙”。我们这边的人(指回族,访谈者注)还到庙里去。我们不能拜,但是过去的时候要拉羊、蒸素盘(大蒸馍)。去的人是我们回回中的头面人物。(这个现象)在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一直都有。在下三庄和我们交界的地方,我们老回回置办了一块地,叫“香烟地”,在红塔寺附近,大约三四亩地,贡献给宗祠。我们小时候还在香烟地劳动过。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们还叫“香烟地”。

这就是说通过礼节交往的形式和物质补偿的方式来表达对共同祖先的纪念,但作为穆斯林的唐氏是不能朝拜先祖宗祠的,显然文化符号将同姓氏划分出不同的畛域,但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符号将同姓氏划分成不同的文化群。从唐氏宗祠中反映了民间信仰、道教信仰和佛教信仰融合为一体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中国农村宗教信仰中是较为普遍的,这说明在农村宗教信仰中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实惠的宗教回报,其结果就是如前所说的各种信仰之间界限不十分明显,唐汪尤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如唐姓氏那样分成不同的民族,其中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这在其他地区不太常见。唐汪将祖先敬奉划入到道教(实际不准确)范畴,而关帝信仰也在这一范畴。

关帝庙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供奉着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被人们称之为武圣关公,并与后人尊称的“文圣人”孔夫子齐名。唐汪的关公庙是村一级的庙宇,修建在唐汪张家村,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2平方米,庙门是中国传统的琉璃装饰,门为双扇。进门是庙中通道,直达正殿,其坐北朝南,三开间。里面供奉着关羽圣像、道教三清、佛教菩萨等,并设有香案,上有各种供品。庙周边是用砖砌成的围墙,庙的西边围墙建有看护庙院的庙管住所。该庙有庙管一人,全家就居住在庙内。院内种植有松柏、梨树、西红柿、辣椒、各种鲜花等。虽说是关公庙,但功能上具有了家庙的性质,在田野调查中得知每年的

春节、其他节日唐汪张家村的男女老少都要到此上香祭拜。这里成了张家村信仰的会所，也是敬奉关帝的圣殿，当然也有不同姓氏的人前来朝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可共同文化先祖的倾向。

唐汪的道教尽管夹杂了许多地方信仰和先祖崇拜，但也有自身的基本准则，较典型的就是二郎庙。二郎庙属于道教中的全真教（道），其宗教功课规定卯时早课，酉时晚课，还有午时诵、子时诵。日诵早晚课，全为声乐咏唱，有钟、鼓、木鱼、铃、铛、钹、磬等法器伴奏。每年腊月二十三日祭灶；二十五日举办道场迎接“玉皇驾临”；正月初九为玉皇诞辰，宫观举办道场，道众要举行送驾仪式。唐汪全真道众根据自身的实际，所诵经典有较大的差别。主要念诵《道德经》、《救苦经》、《三官经》、《五斗经》、《五斗全章经》、《玉皇忏》、《三官忏》、《甲子忏》、《朝天忏》、《玄帝忏》、《星真忏》等经典。

二郎庙位于塔石沟村，占地面积 368 平方米，大殿坐西朝东，为土木结构建筑，面积为 84 平方米。现有管委会成员 4 人，唐占文任庙管会主任，唐致礼为庙管，信教群体 1353 人。平时参加宗教活动者有 40—50 人，年龄多在 50 岁以上，性别比例上女性多于男性。2008 年 10 月 13 日我们在唐汪做田野调查时，正好是当月阴历十五，所以我们赶上了二郎庙道教徒宗教活动，实际上是念经祈福活动。由于是秋收农忙时节，赶来参加活动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主要为老人。起初，他们对我们的造访表示疑惑。当我们说明来意，并送上礼钱，才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也变得热情起来。他们的主要仪式有：敲磬念经、常跪、跪拜、烧纸、烧香等。其中，敲磬念经主要是由男性信徒承担；其余的多由女性信徒来完成。仪式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结束后，他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例会，主题大概和庙务有关。如下是我们当日的访谈记录：

我们到二郎庙时，宗教活动已经开始了。参加活动的香客人员构成很有意思，多为老婆婆，男性很少，且是老年男性。所有的女性全部跪在垫子上，手拿黄纸和香不断磕头或者念经，而男性则不用跪。三位老人（唐国宗、唐文平、唐国寿）坐在大殿左侧的方桌旁念经，念经还有调子。女信徒们过一段时间就会集体在一起和声。参加活动的女性穿着为浅灰的道服，男性为平时的常服，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参加宗教活动的

其他男性则不跪坐，不烧香，可以抽烟也可以说话。唐家以前都是一家人，念经的三位老人中，文字辈排行比国字辈大一辈。

二郎庙的大体布局为：中间有三间正殿，飞檐斗拱有凤凰、龙等装饰，但不同于清真寺或者拱北（穆斯林的圣墓），房顶也装饰有龙、兽等物。正殿中供奉的是二郎杨戩。大殿的两旁有“光前、裕后”两间房。右光前为厨房，左裕后为仓库。另外在大殿两侧的院墙上各有一个神龛，参加活动的人说这是山神和土地，左山神，右土地。宗教活动所用的供品和（法）器物主要有油灯、黄纸、香火、木鱼、磬等。有位老婆婆说：二郎庙是新建的庙，原来的庙在今年（2008）三月十五（发生火灾）烧毁了，（在）我们教民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六月初六新庙就建成了，经费全部是我们自己集资的。平时烧香的人也多，但现在是农忙时节，人都忙着摘苞谷。

二郎庙最隆重的时刻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和每个月的阴历十五。

从田野调查可知，举行宗教活动时，不是特别庄严，有的男性在抽烟、喝水、小声交流。这在有些宗教仪式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自由、简单、宽和、融洽、男女共祭的宗教仪式充满了乡土祥和气息。这些仪式与其说是庄严的焚香敬畏神灵的行为，还不如说是通过随意的祈祷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这里仪式的正规和合礼与否显得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是否亲自参加了仪式活动。在此活动中完全打破了繁琐、老套、陈规的仪式，而用一种简洁的方式完成心愿的祈求。在参加者满是时间印记的脸上显示出轻松和自在。他们敬畏神灵，但不担心惩罚，并通过简单的行为似乎祈求神灵的宽赦。简洁的仪式结束后，大家坐在一起拉了一会儿家常。从他们的言谈中似乎察觉不到他们是来诵经上香的，而是例行来聚会的，许久不见的人们从不同的村子、山沟来到他们的精神家园会合。这里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既是今世的，又是来世的，似是站在阴阳两界。他们很少去审视自己的处境是苦的还是甜的，是艰难的还是自在的。只要有一个精神聚会的场所，让精神和肉体有足够歇脚的空间就足矣。在这里也许不需要弄清楚自我个体的位置，无论是自由的还是被控制的。这就是民间信仰的话语方式，更多的是体验，而不是陈规。

杨赵庙是道教正一派（道），信仰人数约

450 余人，参加宗教活动的主要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占地面积 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96 平方米。杨赵庙所属的正一派主要从事符箓建醮、祈福禳灾等法事活动。但由于条件所限，诸多仪轨都被省简，表现出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这和我们田野调查（2010 年 8 月 24 日）的材料相一致。访谈如下：

地点：唐占合家，赵壁山

访谈对象：唐占合

唐（智）：唐汪的山神庙修建前看不看风水？

合（唐占合）：都要看的。

唐：我们这里有没有会看风水的人？

合：我以前就看风水。

唐：怎么看风水？

合：就是按天干地支算，看地形是否相生相克，山也分五行。

唐：汉人下葬时也看风水吗？

合：也看风水，有水时称贵人，无后的水叫绝台水，财就是水。

唐：我们这里的回族有没有信风水的？

合：这里少数老教的人也有信风水的，悄悄地请人看，东乡的老教请我上去看过。没让别人知道，怕阿訇或其他人知道说哩。

唐：回民中请你看风水的人是什么人？

合：主要是外面出（打工）的，和汉人打交道多的人信这个。东乡的人主要请我们看一下家（家属），坟地不好看，有个别人，坟地里没位置了，重新埋时，要请人看一下。俗话叫剥盘子，实际是罗经，地质学家也用罗经。

唐：你对回民请你看风水怎么看？

合：信仰大致是通的，回民去世后，头要向西，我们的人说，人死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样的。这里的有些人不敢声张，怕被别人说。人不念书的话，没文化。出去（打工）的人就可不一样。其实，同治年间那些事（回民起义），都是人作怪。你杀我，我杀你的，没必要，信仰是通的。我们说灵魂，你们说如海（Ruh，阿拉伯语，灵魂）。

唐：唐汪的回汉葬礼中都有拉纤的礼节？

合：有哩，回民的胡门人死后戴孝，拉纤。

唐：这里的汉族人死后请阴阳念经时散

钱不？

合：我们汉民简单，人死后请阴阳念经了抬布施，每人 50、60 元最多，一般法事做两天，每人就是 120 元最多。对父母孝顺的，儿女挣了钱的，也会撒抬埋钱。主要是给望丧的人散钱。

唐：你们祭不祭亡人的日子？

合：祭哩，七七（七个星期）、百天、头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三周年过后再不祭了。

唐：你们这里人祭日上请人念经吗？请人吃饭不？

合：一般在祭日这天，儿女们烧纸、泼酒饭什么的，不请人念经，也不请人吃饭。但前一阵听说，有个人，很有钱的，在父母的祭日上宰的羊没数目（没有定数）。请阴阳请了二三十个，喇嘛请了二三十个。

唐：送葬后，会不会给庙里钱？

合：有些人给些香钱。

唐：庙里的钱是由庙管掌握吗？

合：不是，是庄子上掌管着，（唐）国强拿事者哩，他说让谁去收钱就去收钱。每年献三次羊，羊皮是给庙管的。一年下去，给庙管几百元钱。庙管是按房头轮流做的。很有意思的是文化具有相互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采用一种间接、隐蔽、非公开的方式发生作用。地方性文化的魅力在于往往跨越民族、宗教、身份的界限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单纯性的文化变得复杂起来。从唐汪的道教表现方式来看，它和所谓的单纯性道教有一定距离，但距离并没有改变道教所秉持的基本信仰尺度。同样，有些东乡族或回族看风水，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基本信仰选择。尽管这些属个人行为，但文化之间的往来是具有开放性的、接纳性的价值选择，由此说明民间文化的交往具有自身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文化往来的信息渠道，也暗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性文化或者血缘上的某种联系。

如前所说，民间道教信仰夹杂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道教信仰、佛教信仰等内容，具有典型混合文化的特点，展现了民间道教信仰的功能性特征，也就是说通过“交换”的方式完成目的性回报的意愿。现时的后辈或者信仰者向祖先或者神灵敬奉特定的供品如水果、馒头等，或牺牲如牛羊猪等，并以上香的方式取悦先祖或者神灵，以求得对后人或信徒的关爱或保护。在这些

仪式中，上表活动具有典型的“交换”功能。现将唐汪镇胡浪村龙眼堡土主庙上表活动的田野调查录如下：

2010 年 8 月 25 日早上 8 点半，我们听到敲锣的声音，听我爸爸说，这是汉民村里有活动时召集村民的（一种）方式。我和弟弟骑车去了。说实话，以前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离我们家并不远的这个土主庙。龙眼堡土主庙修建在胡浪村附近的山下面，庙门门顶上绘有彩色牡丹，中间是山水图。进门后看到正前方有一座主殿，主殿坐北朝南，明五暗三格局分布着房间，主殿脊顶雕刻有相向的两条龙，两龙间是只宝瓶。经询问才知道，此宝瓶实指珠，意为二龙戏珠。主殿的两侧为影壁，上面绘有山水图，左右两侧都题字“富水宝地”。主殿前侧罩了防护网，上面挂有各色各式十分艳丽的香包，香包里装有小石头，旨在用其重力使防护网更有效。主殿两侧种有两棵柏树，东侧有两棵松树，院内还种有一棵香枣树和一棵榆树。院内种有蜀葵、翠菊、野菊花、西红柿、龙豆、包菜、风仙、番瓜、迎春、榆苗等，还有些杂草。庙的西面有两间房，一间为灶房，供有灶王娘娘的牌位，一间为供品的库房。主殿内设有金花娘娘和唐氏祖先白马将军的牌位。牌位前供奉了很多水果和馍馍（馒头），还有些果冻之类的零食。我们进去后，也进了 20 元香钱。很快，有人开始问我们是哪里的人，一听说我们是胡浪村的回民，反而对我们很热情，说祖辈上都认识。这就更加方便了我们的沟通。在仪式开始前，院里集了大约 30 人，其中妇女约 16 人，男性 10 余人，小孩 4 人。院子中间设有香坛，香坛前放有四个垫子，供信众磕头。一开始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有几个头戴白帽的回民。听人说，这次奉献给神祇的羊就是这几位回民的，他们一早就将羊送过来了，并负责宰羊。有趣的是，他们将那只羊放在香坛周围，附近有很多围观的人。有人对着羊说话，意在通过羊给自己的祖先捎话或祝福。过了一会儿，有人向羊身上泼了一点水，羊抖动了几下。有人就说：“好了，好了”，意思是献给祖先的羊是满意的，示意可以宰羊了。随后，在汉民协助下，回民开始宰羊。宰羊过程中，一人用装有纸钱的碗盛了羊血，拿到两位神祇的牌位前供着。

接着开始放鞭炮，妇女们忙着在阶梯下摆置香坛，形似塔，最上面放上纸钱和饼干之类的供品，制两次，烧两次，先是替大家在两位神前许愿烧钱，而后是每个人各自为故去的亡灵超度，称“往生”。在主殿的门前，有几个妇女在一个四层方形铁制油塔上忙着摆放油灯。我从下往上数了数，最低层为 58 盏灯，第二层为 36 盏灯，第三层为 13 盏灯、顶层为 1 盏灯。共计 108 盏灯。询问了阴阳先生才知道，108 盏灯代表了 36 天、12 个月、24 个时辰，共 108 将。没想到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文化符号，只是之前并不知晓。

上面的这些工作只是祭祀活动前的准备工作，在近 9 点时，坐在主殿西侧的 5 位阴阳（道士）先生，穿着道袍，戴着阴阳帽（帽上印有八卦图），其中一人击鼓，一人敲木鱼摇铃，两人吹唢呐，一人击铙子。阴阳先生开始诵经，仪式活动才算正式开始。中间休息时，我们和阴阳先生交谈才知道他们诵念的经典中有《道德经》、《三官经》等六种经。经他们同意，我们拍了经书的封面。阴阳先生说，他们诵念的经，包括了儒、释、道等很多经典。阴阳先生诵经之时，有些妇女们在香坛前祭拜，小孩子也在模仿大人叩头。西房里有几个人忙着煮羊肉。来参加活动的个个面带喜色，一幅安详的气氛，很是融洽！时间快近中午了，阴阳先生还在诵经，上表仪式还没开始。听庙管说，要等到下午才会上表，让我们先回家，下午再来，于是我们回了。

弟弟有事，下午 1 点半，我独自一人去了，有点怯，但还是去了。到庙里时，人们刚吃完饭，妇女们正在院子里聊天，我和她们聊了起来。一个小时后，上表仪式开始了。五位阴阳先生站在主殿前，在乐声中，法师缓缓穿上了大红色、上面印有龙的袍子，手持一块长约 50 公分、印有八卦图样的竹板子，凝视着前方，有节奏地向二位神祇回告地方一年的生计情况，法师身边的几位阴阳先生也抑扬顿挫地颂经祈福，妇女们每人手拿一柱香跪在主殿东侧的台子上，男性在台阶下凳子上坐着。诵经持续了 40 分钟左右，开始上表。有一信徒用一只盘子端着六个黄色纸叠成的棱柱样纸筒，上面写有像祭文一样的文字，称“表”。随后，有一阴阳先生跪念一张写好的表。在诵经过程

中,另一阴阳先生逐一将表在神位前焚化,意为向地方神金花娘娘报恩,回告地方的情况。

上表结束后,阴阳法师依次在院内作法,向各个祖先牌位祈祷,最后到门口“送亡”,信众在街两边的地上撒了食品、酒水等,在阴阳先生的诵经声中完成了送亡的最后程序。结束时已到了下午4点半。^⑤

在这些仪式活动中便显示出地方性文化情结,尤其是献牲具有了自己的特点。这种牺牲是由他人替代完成的,但没有放弃信教者自身的参与,来完成宗教性义务的“交换”和责任。

从田野调查来看,参加道教宗教活动的主要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这一现象使得我们有了不少的担忧。从根本上说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信仰道教人数的流失,而更主要的是传统文化所表达的蕴含在退却。如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农村,道教信仰就是重要的渠道。通过道教,可以了解老子、庄子以及深厚的中国传统音乐、服饰、道德价值观、做人原则等。正如张继禹说:“道教作为一种富于理想而又积极投入生活的宗教,根植于中华传统,深入于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和生活习惯中,只是人们日用而不知。”^⑥但是现代化思潮,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不断涌来,使道教文化的领地在不断萎缩,甚至变成区域性的孤岛。这些孤岛逐渐被现代性的东西所淹没,本土宗教的命运也就走向绝境,由此也渐渐堵塞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间的管道。因此保护本土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零落的道观,寥落无几的参与者,预示着乡村道教正在衰落。若干年后可能不会有人再去诵读道教经典,不会再去敲击磬、鼓,文明的多样性变得单一,文化传承性就此终结,乡村的道德观更加远离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逐渐被异化。因此,道教信仰在表层上考察只是一种宗教价值载体的反映,但从唐汪调查的实际来看,这里包含了中华民族崇尚先祖不忘本的家族伦理观;和合为上的不同姓氏、宗教、民族和睦相处的亲和观;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远恶近善、劝人为善的道德观。这些价值具有长久的普世性效能,通过简洁而朴实的仪式传达到每一个信仰者的内心,并依照他们身体的行为方式为其

他人树立了行为道德典范。这些典范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沉淀的具体而深厚的反映。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可能存在其消极的一面,但这并不能抹煞它所含有的道德教化功能。道教在唐汪这样的乡村的盛衰也反映了乡村居民文化现在的趋势。

小 结

道教在唐汪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生存着,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给精神贫困的乡村带去了精神上的慰藉。从仪式和教义层面而言简单而直接,但信教者享受着朴素的心灵体验。如今现代信息席卷世界各地,唐汪这个偏僻的乡村也无法躲过信息化浪潮的侵袭。那种简单、传统的宗教解释已无法吸引年轻人去聆听那单调的诵经声,于是远离庙堂,远离传统,去选择上网、过圣诞节等。而零落的道堂里只剩下一些风烛残年的老者在守望着祖先的神器。他们百年之后,还有谁去敲击磬缶?道教徒唐国宗老先生无奈地说:“没有什么(宗教)活动。往年组织活动时,把金花娘娘抬上(唐汪照壁山)去,今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抬,所以决定出香钱给庙管。”^⑦于是,集体性的宗教信仰成为了特定宗教职业者来承担的义务,宗教信仰物化为象征性的东西。其结果就是庙宇空壳化,信仰简单化,信者老年化。这样乡村精神净土演变为物欲追求的场域。因此在一定层面上说,精神信仰的传统教化功能在弱化,甚至在丧失。

(责任编辑:心愚)

* 本文得到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项目的资助。

① 信仰人数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统计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

② 2008年10月13日田野调查所得。

③ 被访谈人:唐国宗,汉族,78岁,小学文化,农民,道教徒。地点:胡浪村;时间:2008年10月13日。

④ 被访谈人:唐国玺,回族,64岁,中专文化,退休干部。地点:胡浪村;时间:2008年10月12日。

⑤ 此为2010年8月25日唐淑娴、唐智的田野调查记录,基本保留了原始记录,个别文字上略作了调整。

⑥ 张继禹:《关于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探讨》,《中国道教》2000年第6期。

⑦ 2010年8月24日田野调查所得。